

商务印书馆大事记

商务印书馆

大事记

几点说明

1. 本稿原系我馆同人根据手头资料仓促编成,专供馆内查考之用;现值创业九十周年纪念,特印制若干册,分送有关人士,征求意见,以便修订定稿。

2. 本稿力图用可靠资料,反映我馆与文化、教育、学术界的密切交往和各界人士对我馆的支持;但因十年动乱,档案、样书,散失无数,虽经认真查核,恐仍不免有重大错漏,请读者不吝指正。

3. 本稿采编年纪事体裁,为使眉目清楚,每年排成两页,左页为大事记录,右页刊有关资料,插图、书影,暂付阙如。取舍详略,难免不当,亦请读者赐正。

4. 如需引用本稿纪事或资料,务请重新核查原件。

1897

(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)

二月十一日(农历正月初十)商务印书馆创业于上海。

盛宣怀奏设南洋公学于上海。

严复主办《国闻报》于天津。

张元济(刑部主事)筹办西学堂(后改通艺学堂)于北京。

商务印书馆创办人

夏瑞芳(1872—1914),字粹方,江苏青浦县人。

鲍咸恩(1861? —1910),浙江鄞县人。

鲍咸昌(1864—1929),字仲言,浙江鄞县人。

高凤池(1864—1950),字翰卿,江苏上海县人。

商务印书馆创始于民元前十五年,发起人为夏瑞芳、鲍咸恩、咸昌兄弟、高凤池等,皆教会设立清心小学之工读生,习英文排字,先后在《字林西报》及《捷报》馆为排工。各人积资千元,彼此商量,与其寄人篱下,不若自立门户,乃合股四千余金,在北京路租屋,创办商务印书馆。馆名也摹仿美华印书馆也。当时我国尚未兴学,而耶稣教会在各地设立之小学甚多,需用教科书,乃请谢洪赉将英人所编印度读本逐课翻译,加以白话注解,名曰《华英初阶》、《华英进阶》。此书出版,行销极广,利市三倍。

——摘自蒋维乔《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》。

1898

(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)

出版《华英初阶》,《华英进阶》(谢洪赉牧师译注)。

代印《昌言报》和《格致新报》。

光绪帝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,刑部主事张元济。

严复译《天演论》(〔英〕赫胥黎著),湖北沔阳卢氏木刻印行;其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(1905)。1931年将严译八种辑印成《严译名著丛刊》(1982年重印)。

《时务报》乃捐款所开办，而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捐最多。张以报中论说太新，频加干涉，视主笔若资本家之于雇佣。时梁启超年少气盛，不能耐，翌年冬舍而之他；报事遂由汪康年一人主持。迨光绪二十四年夏，朝廷允御史宋伯鲁之请，改《时务报》为官报，命康有为督办。汪康年乃改《时务报》为《昌言报》，延梁鼎芬为主笔，另行出版。……但未几戊戌事起，康梁出走海外，《昌言报》亦旋停。

——摘自戈公振《中国报学史》。

1899

(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)

十一月,江南商务总局示:禁止坊间翻印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各书。

出版《商务印书馆华英字典》(据邝富灼所编《华英字典》修订)。

初,夏瑞芳君因承接印件,辄奔走于当时之文化机关之间。在南洋公学中认识其汉文总教习张菊生(元济)。张君早年入翰院,有声于时,且不时提倡新学,然与康梁之维新实无关系。戊戌政变挫败,六君子成仁,康梁亡命,张君以原无关系,坦然置之,却被波及,受革职永不叙用之处分。于是南下回籍,道经上海,为与商务印书馆同年成立之南洋公学聘任汉文总教习。张君与该校西文总教习之美国福开森博士相处甚善,互相交换语文之教学,于是原通中国语言之福开森君进而通达中国文字,原未习英文之张君,因是亦能通英文。夏君因南洋公学不时有中文印件委托外间办理,借此时与张君接洽,至是乃以投资、并主持编译相商,经张君详加考虑,卒应许参加,并为专力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辑之任,遂辞南洋公学,以就商务之职。自是厥后,商务印书馆始一改面目,由以印刷业为主者,进而为出版事业。其成为我国历史最长之大出版家,实始于张君之加入。

——摘自王云五《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》。

1900

(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)

收购日本人在上海经营的修文印刷局。
在我国首次用纸型印书。

出版《华英地理问答》(英汉对照)。

1900

1901

(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)

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。

代印张元济与蔡元培创办的《外交报》(1901—1910)。

《华英音韵字典集成》发售预约。

严复译《原富》(〔英〕亚丹·斯密著)由南洋公学印行(后归商务印书馆出版)。

夫思想顽钝，赖言论以破之；言论暧昧，则借事实以画之。然而研地学者，必取资于图绘，习制造者，或效象于雏形，事实一界，非空言所能发也。同人有鉴于此，议发旬报，荟我国自治之节度，外交之政策，与外国所以对我之现状，之隐情，胪举而博译之，将以定言论之界，而树思想之的，为理论家邮传，而为实际家前驱。记曰：奢欲将至，有开必先。五六年来，我国人思想言论之变动，可谓速矣。意者其将由是而津逮于实际与？不揣微力，愿有效焉。所议略例，具于左方：

- 一、本报名曰“开先”，* 取英语〈前队、冲锋〉之义。
 - 一、本报以有裨实际为宗旨，凡放言琐事不录焉。
 - 一、本报为□类：曰论说，曰谕旨，曰公牍，凡奏议、条陈、章程之切要者及外交条约皆隶之，曰西文报，曰东文报。
 - 一、本报每月出三册，以旬之五发行，惟正月上旬，中旬，十二月中旬，下旬不出，一年凡三十二册，有闰月则三十六册。（下略）
- 摘自蔡元培：《〈外交报〉叙例》（1901.10.31）。

* 《外交报》九月创办时原称《开先报》，十月改名《外交报》。

是译与《天演论》不同，下笔之顷，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，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。……此译所附中西编年，及地名、人名、物义诸表，则张菊生比部、郑稚辛孝廉于编订之余列为数种，以便学者考订者也。

——摘自严复《原富·译事例言》（1901）。

1902

(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)

设印刷所; 编译所; 发行所。

张元济进馆。

聘蔡元培为编译所所长; 蔡因《苏报》事件避居青岛, 由张元济任所长。

高凤岐进馆。

夏曾佑进馆。

译印《帝国丛书》

1. 明治政党小史
2. 扬子江
3. 埃及近世史
4. 帝国主义
5. 各国宪法略
6. 各国国民公私权考
7. 近世陆军

余既受商务印书馆编译之
职, 同时高梦旦、蔡子民、蒋
竹庄诸子咸来相助。

——摘自张元济《涵
芬楼烬余书录·序》。

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，张菊生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，他不但是个有远见、有魄力的企业家，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、博古通今的人。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，但百衲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，以及所辑《涉园丛刊》各书的跋，可以概见他于史学、文学都有高深的修养。

——摘自茅盾《商务印书馆编译所》。

张元济先生字筱斋，号菊生，浙江海盐人。清光绪壬辰进士，选翰林院庶吉士。历官刑部主事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。参与戊戌维新运动，革职后寓沪，任南洋公学监学，主持译书院事。旋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长、经理、监理、董事长等职，以至终老。光宣间清廷一再起用，命为邮传部参议、学部副大臣，均不就。辛亥革命前后数十年致力出版事业，以嘉惠后学为己任。迨蒋氏专权，国事日非，民不聊生，先生深以为忧。抗战军兴，上海沦陷，先生秉民族大义，韬隐沪滨，卖文鬻字为生。全国解放前，先生拥护进步事业，向往革命。开国初，参加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，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任上海市文史馆馆长。

——摘自顾廷龙《张元济书札跋》(1981)。

……初创时期的商务是以印刷为主的，并不是一开头便想做个出版家的。商务后来发展成为出版家，而且成为解放前我国最大的出版家，不能不归功于夏瑞芳和张元济。商务的主要创办人是夏瑞芳。夏是一个有雄心的企业家，夏与张结合才为商务成为一个出版企业奠定了基础。

——摘自陈叔通《回忆商务印书馆》(1960年笔录)。

1903

(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)

十月,正式成立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,吸收日资,改进印刷。
设第一个分馆于汉口。
首次使用著作权印花。

高凤谦(梦旦)进馆。
蒋维乔(竹庄)进馆。
庄俞(百俞)进馆。

编印小学“最新教科书”。
创刊《绣像小说》半月刊,主编李伯元。
译印《说部丛书》。

出版蔡元培译《哲学要领》(〔德〕科培尔著)。
出版严复译《群学肄言》(〔英〕斯宾塞著)。
出版林纾等译《伊索寓言》。

李伯元(1867—1906)，字宝嘉，别署南亭亭长，江苏上元人，曾办《游戏报》《繁华报》，最后数年主编《绣像小说》，生平著小说很多，以《官场现形记》六十回最为有名。

——据阿英《晚清小说史》。

清末文艺杂志……其最纯正的，莫如《绣像小说》，在侦探小说风靡一世时，能独持异议，不刊此类作品，实为难能。而所刊者，又皆以能开导社会为原则，除社会小说外，极少身边琐事、闺阁闲情之著作。

——摘自阿英《小说闲谈》。

当时本馆鉴于中国的印刷技术非常幼稚，本馆虽说是初具规模，但是所有印刷能力，只是凸版，相差很远，万难与日人敌对竞争。权宜轻重，只有暂时利用合作的方法，慢慢的再求本身发展，可以独立。……日方出资十万，本馆除原有生财资产，另凑现款并足十万，并聘请日本教师襄助印务。我们方面有二个主要条件：一是经理及董事长都是中国人，只举日人一人作为监察人。二是聘用的日人随时可以辞退。

——摘自高凤池《本馆创业史》。

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，此哲学所由起也。顾其思想，虽为夫人之所有，而其义至费至隐，积世积智尚不敢以为定论，惟于前后彼此之间，得准乎今世人智之度，以断其偏正焉耳。……初学者不得正宗之说以导之，将言唯物而诋纯正哲学之蹈空，言惟心而嗤物质文明之为幻，言有神而遂局古代宗教之范围，言无神而又以一切宗教为仇敌。门径既误，成见自封，知之进步，于焉窒矣。德国科培尔氏任日本文科大学教授之职，约举哲学之总会及类别、及方法、及系统以告学者，皆以最近哲学大家康德、黑格尔、哈尔妥门诸家之言为基本，非特唯物、惟心两派之折衷而已。其所言神秘状态，实有见于哲学、宗教同源之故。而于古代哲学，提要钩元，又足示学者研究之法，诚斯学之门经书也。特据日本下田次郎之所笔述而译之，以饷有志哲学之士。

——摘自《哲学要领·译者序》(1903年10月)。